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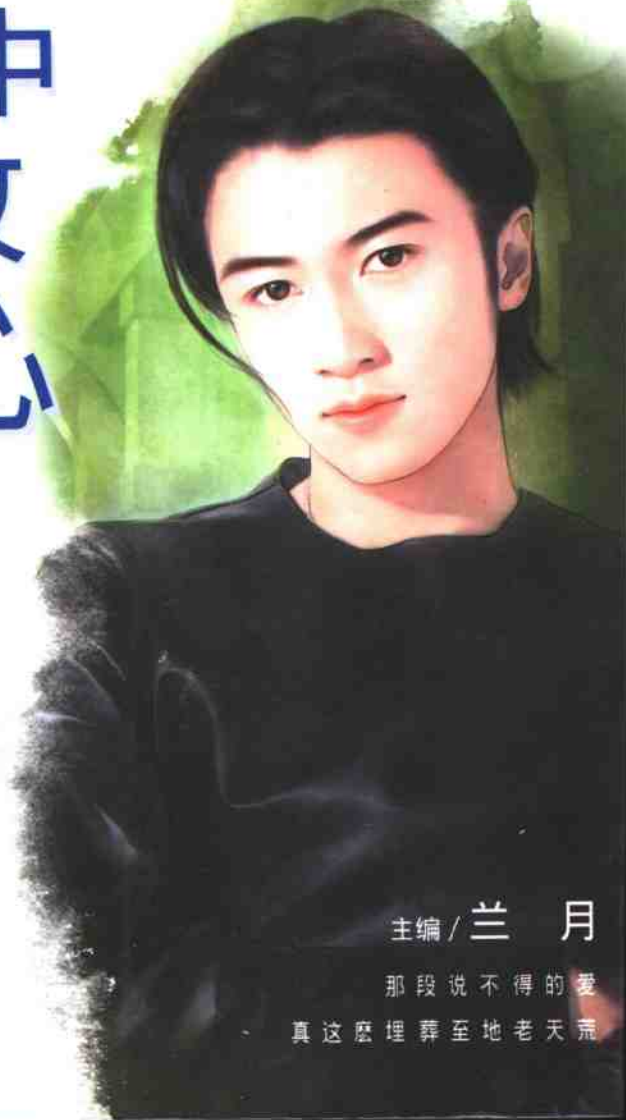
《索情三公子之三》

花园系列

【第一辑】

正中 玫心

寄秋◎著



主编 / 兰月

那段说不得的爱
真这麼埋葬至地老天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中致心/寄秋著. 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2. 11

(花园. 第1辑/兰月主编)

ISBN 7-80606-600-4

I. 正… II. 寄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85296号

花 园(第1辑)

主 编:兰 月

作 者:寄 秋

责任编辑:王笠君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社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

联系电话:0431—5638387

邮政编码:130021

印 刷: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960 1/32

印 张:225

字 数:4000千字

版 次:2002年11月第一版

2002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—5000册

书 号:ISBN 7-80606-600-4/I·34

定 价:250.00元(全50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

正中攻心

——寄秋

她应该先交心或许再献个身，
然后被他狠狠抛弃，痛不欲生，
但怎么计划走了样，
他完全错估他这仇敌之女的能耐，
原是上她的心理诊疗室唵声，
却反遭她断言他心理端病态，
当他是白痴的提议他玩个成人游戏，
若她赢了，所有恩怨与尘土合一，
天真！就算她有本事蛊惑他的身体，
他的复仇意志仍是自由的，
喊打喊杀清清喉咙张开嘴罢了，
就看他肯或不肯……



楔子

“什么，走私毒品！”

一群接到线报的员警荷枪实弹，异常紧张地调动警力前往交易现场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握紧枪身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。

风，带着咸味，这临近海边。

愈是靠近目的地，大伙的表情愈是凝重，此次的任务危机重重，一不谨慎就有丧命之虞。

不远处有两派黑道人物在谈判，为首的一人来头不小，他是白龙帮的老大，人称龙老大，是条重情重义的汉子，深受道上兄弟敬重。

不过就怕树大招风，不少人一心要除掉他好取而代之，成为独领风骚的龙头大哥，因此才会有这次警方的聚集。

“警察，不许动。”

一行人不多不少二十来个，一听到警方的喊话自然如鸟兽散，各自分成两路逃走，一方逃向海边，一方朝附近村子流窜。



警力毕竟有限，只能选择朝村子追去，怕这群企图“走私毒品”的黑道分子误伤百姓。

渔民们大都早睡，八、九点对他们而言已是深夜了，只有一户人家还灯火大亮，夫妻俩正在灯下批改学生的作业，一双小儿女在一旁玩耍。

突然有人持枪闯入，一家四口吓得惊惶失措，白着脸抱在一起缩成一团。

“你们不要害怕，我们只是借地方躲躲……”白龙帮老大黑新面容凶恶，因此他的话颇具说服力，他们依然全身发抖地窝在角落。

“黑新，你不用躲了，快和你的手下出面自首，我们警方已经将这里重重包围住……”

“该死，条子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他低咒着。“老大，我们又没什么把柄在警方手中，干嘛怕他们？”大头虾不想孬种地藏头缩尾。

“也对，和人谈判不算大罪，顶多蹲个两天就出来。”正当黑新打算出面和警方谈条件，令人心惊的喊话再度响起。

“黑新，你走私毒品罪证确凿，快来自首好减轻刑责，你千万别轻举妄动，伤害人质罪加一等。”

“他×的，老子几时走私毒品，是哪个龟孙子栽的赃。”他气愤地吐了口口水。

同行的手下们发现后面有条小路可直通村外，便集体劝他先走为上，别让条子借机栽几个罪名，一入苦窑就很难翻身。

几经思量，他带了几名手下先行离开，留个三、四个引开警方的注意力，嘱咐他们不可伤人。

就在他离开不久，一名菜鸟警察太过紧张误扣扳机，子弹打到了配电箱，顿时发生断电现象，砰地爆炸声



似警力攻坚的子弹声。

在屋内的手下—见灯灭了，又听见疑似子弹扫射的声音，一时心慌地摸黑开枪还击。

哀号声立起，很浓的血腥味扑鼻而来，他们大喊糟了，可是已来不及。

警方的探照灯一照，浴血的一家人似乎已无鼻息，白龙帮残众自知无退路地举枪投降。

“可怜呀！一家四口全死光，黑帮分子的心真狠，连小孩子都下得了手。”

“报告队长，还有一个活口。”

救护人员连忙抢救十二岁的小男孩，一旁的老警员颇为感慨地说了两句话——

“都是黑新造的孽，害死这一家子。”

这话清楚地传到受伤极重的男孩耳中，他的天真在一夜长大。

黑新，他记住了。

血债，要拿血来还。

从此，他陷入报复的噩梦中，不再有笑容。

1

“哥哥爸爸真伟大，名誉照我家，为国去打仗，当兵笑哈哈。走吧！走吧！哥哥爸爸，家事不用你牵挂，只要我长大，只要我长大……”



绑着两条长辫子的可爱女孩倚在钢琴边唱儿歌，秀丽的母亲微笑弹钢琴轻和，女孩黄绿色的洋装随风微掀。

种着花的父亲在阳光下铲着土，汗水直流仍带着笑意回看他挚爱的妻女，努力要把一小块荒地翻植玫瑰，那是妻子的最爱。

突然，莫名的一声枪响，甜美的歌声变调了。

白布覆盖下是三具了无生息的尸体，满地的鲜血像是永远不干，腥甜的味道冲鼻而来，仿佛控诉走得不甘心，睁大眼睛瞧世界最后一眼。

来不及长大的小女孩只有七岁，一坯黄土埋葬了她的身体，但是埋不了鲜明的记忆，犹存于思念她的人心里。

生命的殒落本属自然，惟独不该的意外叫人痛心，那几道一身是血的白影老是徘徊人间，徘徊在惟一生还的男孩脑中。

如今男孩长大了，长成一位卓尔不群的男子，他的眼中阴沉晦暗，寻不到一丝属于人的波动。

活着，只为了报仇，替死去的家人讨回公道。

站在唐朝企业的顶楼，他以王者之姿睥睨自己的王国，在多年的等待之后，他终于有能力掌控别人的生死，傲视群雄。

这是他努力所得的地位，将所有人踩在脚下是生存之道，社会的现实不容许妇人之仁，为达目的不择一切手段，只要能拥有权与势，其他人都可牺牲掉，包括爱他的女人。

拥有权势，掌握权势，利用权势，有了权势他可以为所欲为，用金钱腐蚀人心，彰显人性的黑暗面，谁都会在他面前折腰。



黑新，他当前的敌人，必须除之而后快的伪情伪义者，血淋淋的债已到索讨的一刻。

“总裁，王副理说这份文件是急件，请你过目。”

秘书专业的甜美嗓音一起，站在窗边凝视天空的男子蓦然回神，表情漠然地走回位子批文件，读不出的眼神是一片深沉。

“王副理人呢？”他的声音和人一样冷。

“王副理有事要到工程部一趟，他请总裁先行审核，下午会有秘书来取回。”她照本宣科地说着。

唐君然将文件抛掷于地。“叫他自个来拿，若想上街要饭大可开小差。”

敢在他眼皮下作乱，实在不聪明。

“是的，总裁。”秘书弯下腰拾起文件，没他的吩咐不敢离开。

“告诉他，不要以为是公司的元老就欺下瞒上，我正盯着他。”元老照领遣散费。

“是。”

“下去吧！没重要的事别来打扰。”他要好好静下心来定好计划。

“嗯！”她恭敬地退下，并顺手关上门。

不一会儿，同一扇门再度开启，未经通报的擅闯令唐君然脸色一沉，本欲开口喝斥对方的无礼，埋怨的声调已抢先一步响起。

他脸色更沉了。

“喂！你这人太不够意思了，开设新公司干嘛拿我当人头，你怕我不够出风头是不是，有多少人等着我出纰漏你知不知道？”

东方拜，东方企业的继承人，可是他却“不务正业”地跑去干律师，而且干得有声有色，声名大噪，差点气死



家中二老。

尤其其他专接要命的案件挑战，举凡政治家养小老婆却不给家用，私生子女没饭吃要教养费，还有警官喝酒趁机白嫖，甚至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当街砍人，他去替死者申冤等等。

可别以为他是正义感泛滥，而是“敲诈”这些有头有脸的知名人物会让他很有成就感，他玩得很爽，根本不怕人家放话要他小心点。

还有一点，律师费相对的提高，在律师界无人能出其右的“高薪”。

既有钱赚又可整得大人物灰头土脸，此等好事他岂能错过，因此他迟迟不肯回去继承家业，继续为非作歹地当他的大律师。

不过，他却是眼前男子惟一的良知，提醒着少冲过头，否则会像他一样人人喊打，日子过得多彩多姿，叫人想抱头痛哭。

“你是死人？好歹回我一句，说了老半天口都渴了还没反应，你想到太平间吊我唁呀！”是朋友就不用客气。

唐君然按下内线电话要秘书送两杯咖啡进来。

“死人不会说话，你要多少花圈我叫人送去。”他的话冷冷地，不带一丝温度。

东方拜睁了睁眼睛希望他不曾开口。“你就不能说句好听话安抚安抚我，做牛做马背黑锅的人可是我。”

唉！他为什么那么倒霉误交匪类，大好前途拿在刀前比画，人生真的不能太顺畅吗？非要有一、两颗小石子剌脚，走起路来不安心。

“节哀顺变。”死人还比他安静。

聒噪，是他下的定论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哇！我好命苦、遇人不淑，你是这样



对待好朋友，过河拆桥还不肯给人一条活路走，你要逼我跳河。”东方拜唱作俱佳地扮起“弃妇”。

秘书适时送进两杯咖啡而后离去，期间他才暂时停了一下口。

“你没事干了吗？”牛才会干掉整杯的热咖啡。

东方拜自动自发地抢下另一杯咖啡。“你看我很闲，其实我比你这位大忙人还忙，你自个招供我还省了用刑。”

“没什么好说的，喝完咖啡就可以走人。”他不需要人送。

东方拜嘻皮笑脸地往他桌上一坐。“唐总裁君然兄，你能不给我一个交代吗？”

“你想赖着不走？”唐君然脸上并无大波动，但是给人一股无形的压力。

不过某人率性惯了，根本不理睬他的一号表情。

“叫警卫来赶我好了，我好向世人宣告你我关系匪浅。”他暧昧地眨眨眼。

唐君然的不近女色是企业界的异数，外界谣传他有同性恋倾向，与他走得最近并且不受他孤僻个性影响的，惟有东方拜一人。

因此绘声绘影的流言相传在众人口耳，人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注视他们，甚至唐君然的秘书都将两人看成一对，让东方拜未经允许地自由进出。

否则有哪个女人不想飞上枝头当凤凰，巴上年轻总裁，荣华富贵唾手可得，只在一扇门后。

唐君然冷淡的目光一瞅，“你决定好当一号还是零号，我全力配合。”

“吓！我的心脏很脆弱，你少说些减短我寿命的话来吓我。”他没好气地横视，一副小生怕怕的退避三舍。



“待蟑螂都灭种了，我相信你是惟一存活生物。”
基于脸皮厚度缘由。

“哼！你这人真没人情味，居然把我和蟑螂那种恶心生物相提并论，你没救了。”他有蟑螂的精神——却没有它的外表。打死不退，奋战到底。

“我是死过一回。”但老天不让他死。

气氛为之凝结，沉闷得叫人想松松领带，跳上桌子跳曼波。

当年的家变一直是唐君然心中忘不掉的梦魇，午夜梦回的惊心常叫他一身汗地骤然转醒，再也无法入睡地盯着床头灯到天明。

他无意识地抚抚额头上方凸起的小疤，只差半寸子弹就会镶入脑壳，以当时落后的医术怕是没救，所幸老天长眼，让他能死里逃生。

活着，就有他该完成的使命。

“嘿！唐大总裁，你不要故意装出严肃好规避问题，我还没走。”打破死寂的东方拜执意要个解释。

“多个头衔不好吗？月俸照领。”唐君然一副不想多言的表情。

“麻烦尊重我一下，我像是爱贪小便宜不做事的人吗？”简直是瞧不起他的专业素养。

“像。”他本来就是惟利是图的小人。

律师赚的是黑心钱，他是个中精英，信手拈来毫不迟疑。

面上一晒，东方拜干笑地摸摸鼻子。“做人不必太老实嘛！好歹给个梯子下。”

“你可以直接搭我的专用电梯下楼，方便又省事。”现代科技的功劳。

因为他少见的“大方”，因此他俩同性恋之说始终喧



于尘嚣，愈演愈炽地一发不可收拾，成为旁人茶余饭后的议论话题。

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唐君然性向正常，只是他太压抑自我不常和女人厮混，任其流言不断地扩散。

他自认至少有一个好处，他能专心地充实自己扩张势力，省却一群自以为是的千金小姐纠缠，加快脚步完成最后的部署工作。

女人之于他只是累赘，能不沾染他绝对不碰，以免惹上一身甩不掉的腥，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
“唐君然，你要我呀！别想拉了屎就不负责，那间刚成立的讨债公司是怎么回事？”东方拜不再废话，开门见山地导人正题。

“何必问我，你应该很清楚。”神情冷然，他依然不作正面响应。

“就因为我很清楚你在玩什么把戏，不得不来发出小小的抗议声。”他活得很快乐不想早死。

呜呼哀哉……吓吓吓，他会长命百岁娶七个小老婆享尽艳福，谈死不吉利。

“月薪百万。”利之所在，人心若鹜。

“呃，这个嘛！可以商量……”不行不行，他怎能意志薄弱地站不稳立场。“有没有红利？”

迫人的厉光一射。“你还要红利？”意思是不觉得贪心了点。

“及时行乐是人之常情，你把我拉进你的浑水里可不怎么公平。”他的理由十分充足。

“等公司赚了钱再说。”他不认为有利可图。

“以你在商场上的狠绝手段，很难不财源滚滚，除非你另有打算。”他意有所指地暗示着。

意图太明显了，有打擂台の意味，叫他怎能不忧心，



冤冤相报是一种恶性循环不值得倡导，人若中了蛊心就永无宁日。

这些年他的报仇意念已凌驾理智之上，很多事都超出合理范围之内，往往让一旁关心的人干着急。

仇恨可谓是一把双面刃，在伤人之余不免伤到自己，全身而退几乎是很难办到的事，他的人生精华期全投注在恨一个人身上，从不知快乐为何事。

人生苦短，何必汲汲于陈年往事，逝去的一切是不可能重来，何苦来哉。

“不要阻止我。”唐君然深不可测的黑眸透着冷意，令人通体生寒。

东方拜为之苦笑放下半冷的咖啡。“我算老几呀？能拉得住一头往悬崖冲去的野牛。”怕是粉身碎骨，独留牛角。

“我会扳倒他。”为了他死去的家人，亡者该有安息的宁日。

“给你拍拍掌，放烟火称赞你能干，白龙帮的前任老大岂是你动得了的人。”他讽刺地一吐为快。

硬碰硬是一局死棋。

“你以为他没有宿敌吗？坏事做多的人该有报应。”血债血偿。

冥顽不灵。“君然，听我一声劝，别毁掉你得不来的今日风光。”

唐君然沉着声问：“用我家人的鲜血吗？”办不到。

复仇是他活下来的原动力，为了让夜夜在梦中哀戚的亲人走得安心，他将不惜一切地索回笔笔血债。

死人不会为自己申冤，只能依赖他。

“你怎么老是想不透，人都死了快二十年还翻什么旧账？当年的凶手业已伏法，你能追到地狱要债呀！”固



执得要命。

“主谋者还在。”唐君然阴冷的黑瞳迸射出骇人恨意。

东方拜很想狠狠地打醒他，但是病人膏肓的石头人是少了知觉。“随你吧！我等着帮你收尸。”“恐怕没这个机会，别抱太大希望。”需要棺木的不是他。

“我是担心某人太过自信而给了我希望，凡事不能太笃定。”变数难料，他讨厌去认尸。

所以他尽量不去碰凶杀的案件，人死一了百了就别再提起，为打官司上停尸间搜证的工作他可不干，宁可少赚一笔诉讼费。

但寿终正寝的遗产分配他还能插上手，至少人家死得安详，不见不孝子孙争财产的恶举，若是七零八落的尸块那还得了，不把胃袋吐出来才怪。

唐君然目光一利地说：“帮我办件事。”

“我能问有无危险性吗？你晓得我一向贪生怕死，坏事不敢做得太绝。”他似笑非笑地提着心，生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
“预约。”

“预约？”要约谁，他的小未婚妻？

“挂号。”

“挂号？”东方拜惊讶地跌下桌子。

“不具危险性。”该担心的是那个人。

他有些不解地上下一瞄。“你生病了？”

“精神科。”唐君然眼神往下移。

“精神科？”他差点跳了起来。

“别像鹦鹉重复我的话。”一份资料摊在他面前，唐君然面色更加阴沉。

“你有病呀？没事干嘛要去看精神科！”难不成他把



自己逼得精神快崩溃？

“黑玫儿。”唐君然的声音像是断了弦的琴挑出这三个字。

“谁看你黑不黑……等等！你要找的心理医生姓黑？”不会和那个人有关吧！

东方拜不由得怀疑这件事要牵涉多广，需要把无关的人也扯进复仇计划中吗？

到底该不该助纣为虐？

天无语。

+ + +

“医生，我最近常常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话，一到晚上就特别胆战心惊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老觉得有双眼睛在注视我……”

一位穿着雍容华贵的中年美妇边说手边挥，十克拉钻戒耀目的光芒随之在空中画来画去，如流星般闪动地令人起贪念，辉映着腕上进口的劳力士女表。

一身的价值不包括她人大约一千万元左右，活脱脱是最佳的豪门贵妇典范，管家打扮的严谨妇人立于她身后，似乎随时在等候主人传召。

文件柜上的绿色植物生气盎然，微吐紫色小花垂挂着，淡蓝色的墙壁给人心旷神怡的舒适感受，如回到家般自然放松，不自觉地说出平常说不出口的秘密。

心理医生顾名思义是医治心理上有疾病的患者，找出病因对症下药，引导病人走出一团迷雾中。

但是也有一些心灵寂寞的女人把这里当成吐口水中心，一进门就数落先生的不是，儿女的不孝，婆媳的不和，工作的不顺等等。

当然，也有些是因为丈夫外遇而陷入情绪失控状态，言不及义的黯然垂泪或是破口大骂第三者，形形色



色的案例总能在比获得解决。

因此诊疗室外常常大排长龙，显示出社会的病态已危及正常生活，求诊人数的增加代表生活太紧绷了，活得辛苦却找不到抒发管道。

说穿了，心理医生不过是客观的倾听者，仔细聆听患者的心声并适时地开解。

结只能解不能愈结愈乱，当心里堆积的郁闷有了适当的抒发，自然会心清气爽地回到原来的平静，重新活出澄净的自己。

精神上的疑神疑鬼是一种文明病，缺乏自信是主要原因，再则是做了有违认知的亏心事，不知不觉地衍生罪恶感，造成情绪上的困扰和自我怀疑。

贵妇人的情况便是偏向后者，她被自己吓到了。黑玫儿在诊疗单上写下：焦虑躁郁症所产生的幻觉。

“王女士，你先喝口茶来缓缓气，不要太过心急，我晓得你的不安。”病人需要医生的保证。

果然，贵妇人心安地喘口气，端起熏衣草加柑橘的花茶一饮，焦虑不安的人总希望别人知道她的感受。

“你和先生的关系近日还好吧！有没有发生争吵事件？”面带微笑，黑玫儿以鼓励的眼神使其放松。

“我和先生的关系还算不错，他最近回家吃晚餐的次数有增多，也会抽出时间陪孩子看电视。”一提到先生孩子，贵妇人的眼神柔和了许多。

“先生的应酬多吗？”外遇通常是美满婚姻中最大杀手。她记下这一点。

“多吧！他老说忙于工作应酬，客户的盛情推都推不掉。”常常喝得醉醺醺回来，衣服上还有口红印。

很好的借口，现代人的通病。“你是不是很苦恼他在外面做了什么你不知道的事？”



“是呀！医生，他总是很累的样子，和我谈不上三句话，一开口就是女人家别管男人的事，要我好好地照顾家里。”她怎么能不管他，夫妻是一体的。

“你很爱你的先生吧？”

“当然，我们当年也是走了一段辛苦的路才在一起，我不能没有他。”一说到激动处，她忍不住又扬起戴着钻戒的那只手。

安全感缺乏。黑玫儿记下这一点。“王女生，你想过你们都变了……别急着反驳，我是指相处的生活方式。”

“以前没什么钱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窝在三十平米不到的房子聊着未来的梦想，可现在……唉！”

千平米的别墅仍嫌不够气派，家里的七、八辆车看了烦心想换新车，新装老是少一件，手上的钻表没人家陈太太的值钱，连孩子都考输隔壁的小君，只得九十九分。

她忙着打牌逛街喝下午茶，先生忙着应酬打高尔夫球，孩子忙着补习泡网吧，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常常碰不着面，有事情靠手机或是室内电话交谈。

“……我都忘了老大今年是十四还是十五岁了，他好像升高中了。”她迷惑地看向身侧的管家。

“十五了，夫人。”

“瞧，我这母亲做得多失败，难怪孩子吼着我不关心他。”说到此，她有些伤感地红了眼眶。

“夫人，手帕。”管家职业化地递上法国香颂手绢。

“喔！谢谢。”让人笑话了。

该下药了。“其实你的问题并不大，只要稍微改变一下生活方式……”

黑玫儿以柔和且专业的口吻要她回复昔日的装扮，不管靡，不浮夸，摆脱贵妇的形象改走端庄的主妇路线，